昆明学院学报　2017，39(4)：127～132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文学】

宋初诗人杨蟠风物诗思想与艺术美探微

于帅帅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杨蟠是北宋初中期一位杰出的诗人。其现存诗歌多为描写自然山水、地方风貌的风物诗。这类诗歌主要有三种类型：自然山水类、人文建筑类和风俗人情类。这些诗歌思想内涵丰富，表现了诗人崇尚自然的心态和闲适的心境，以及忧国忧民的仁者之心。从艺术特色方面来看，诗风清新冲淡，意境高远，语言自然明快，情感表达富有张力，诗律严谨，格调高逸。其诗艺完全可与同时期的“苏梅”相媲美，是宋诗古淡之风的开创者之一。

关键词：杨蟠；风物诗；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艺术成就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4－0127－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4.021

On the Ideological Artistic Beauty in Scenery Poems by Yang Pan

YU Shuaishua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China　071000)

Abstract: As the famous poet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Yang Pan left scenery poems for later generations which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kinds involving natural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customs. With rich connotations, the poems show the leisure ideology and benevolence for the country and people from the poet. Artistically, the style of the poems is elegant with bright and brief language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Comparable with Su Shi and Mei Yaochen, Yang Pan was also one of the beginners with the primitive and plain poetic styles.

Key words: Yang Pan; scenery poetry; ideological content; artistic features; artistic achievements

杨蟠，字公济，别号浩然居士，章安（今浙江台州）人[1]，是北宋初中期文坛上知名度极高的一位诗人。他性情洒脱，崇尚自然，为官清正廉洁，深受百姓赞许。其诗歌创作颇丰，有《章安集》，惜已散佚。现存诗歌一百三十三首，残句十三条[2]，多为描写自然山水、地方风貌的风物诗。虽然其诗歌大部分均已散佚，但从其现存诗歌中亦能见其清新冲淡、自然明快的诗风。这种清新飘逸的诗歌风貌与北宋初年流行的“西昆体”绮靡浮艳、雕润密丽的创作风气迥然有别，为北宋诗风的变革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着重研究杨蟠的风物诗，从这类诗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着手，对其诗歌创作成就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力图还原其诗歌创作对整个宋诗发展的重要影响，以期能正确认识杨蟠在文学史上的成就与地位。

一、美在山水与人情：杨蟠风物诗的类型

杨蟠的《章安集》早已散佚，其诗歌的全貌已无从窥见。但从其现存的一百三十三首诗歌和十三条残句可以看出，杨蟠的诗歌主要是描写自然景色、地方风物、名胜景观、人文古迹的风物诗。这类诗歌体现了杨蟠诗作的风格特征和艺术特色，是研究其诗歌的关键。杨蟠崇尚自然山水，亲近人文美景，尤其在杭州、高邮、温州三地创作了大量的风物诗。他在

收稿日期：2017－01－21
作者简介：于帅帅（1991—），男，江苏丰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中国诗学研究。

诗中以妙笔写景状物、摹山范水、咏池绘草、唱酬应和、怀古伤今,无不充满趣味,诗意盎然。纵观杨蟠的风物诗,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自然山水类

这类诗作单纯描绘大自然中的山岭丘壑、园林美景、草木池塘,极富有诗意。杨蟠性喜山水,偏好寂静悠然的生活状态,因此其诗作中有大量诗篇直接描摹自然之景,表现山水的秀美清幽,流露出诗人淡然闲适的心境。杨蟠先后在杭州、高邮、温州等地任官,所到之处均留下了描写当地自然山水的诗篇。他在杭州做通判时,苏轼恰在杭州任知州,因此这段时间两人唱和之作甚多,并且均创作了大量描摹西湖美景的佳作。晚年杨蟠又定居杭州西湖之畔,西湖的秀美之景给杨蟠的诗歌创作带来了大量的素材和创作灵感。[3]他先后创作了《西湖百咏》和《钱塘百咏》,歌咏杭州优美的自然山水景色。然而,这些诗歌大多散佚,仅存的一百三十多首诗歌中与杭州有关的仍有数十首。这些诗歌有的直接描摹杭州自然美景,赞美大自然的天工造化,有的是与友人在西湖赏玩时的唱酬应和、咏怀抒情之作。如《钱塘江上》:“一气连江色,寥寥万古清。客心兼浪涌,时事与潮生。路转青山在,沙空白鸟行。几年沧海梦,吟罢独含情。”[4]5047前三联直接描写钱塘江的景色,江水、波浪、青山、白鸟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钱塘美景图,突出了钱塘江的雄阔秀美。此外,《孤山》《虎跑泉》《龙泓洞》等诗,也都是歌咏杭州自然美景之作。这些诗歌生动活泼地展现了江南杭州的秀美山水,读之如临其境,仿佛一次探寻美的旅行。

(二)人文景观类

与自然山水诗有所不同,杨蟠风物诗中的人文景观类诗歌主要是描写地方的人工建筑,歌咏各地的亭台楼阁。如《澄江亭》《石桥》《永嘉双连桥》等,都是此类诗歌的代表。杨蟠任高邮太守时曾兴建众乐园,并为其赋诗。目前这些诗歌仅有《众乐园》《玉水堂》《时燕堂》《华胥台》四首及《烟客亭》残句。这类诗歌主要描写当地建筑特色与风貌。如《华胥台》:“歌舞飘飘百尺台,半天龙麝散香煤。初愁翠袖凌风去,却骑飞鸾下月来。云杪一声闻玉笛,露华千点落金杯。我缘众乐狂方盛,园锁从教日日开。”[4]5047诗歌开篇介绍华胥台高达百尺的雄伟外观,紧接着展现台上歌舞飘摇、热闹非凡的场景,读来如身临其境。此外,这类人文景观类作品中还有大量描写佛寺古塔的诗歌。杨蟠与诗僧契嵩交往甚密,唱和之作颇多。这类诗歌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其悠然闲适,崇尚自然清幽的心境。这些描写人文景观类的诗歌占据了其现存风物诗的多半数,且多为绝句,风格上融情于景、写景质朴、抒情自然,代表了杨蟠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

(三)风俗人情类

杨蟠为官数十载,且曾在和州、杭州、温州等地任地方官。他不仅对当地的自然景物倍加钟情,同时也把当地的风俗、美食写入诗中。杨蟠与苏轼在杭州任官时,两人共同治理西湖,取得了较大的政绩。二人既是官场搭档,又是诗友知己。杨蟠与苏轼一样,也是一位美食家。他性食莼菜,曾赋诗歌咏:“休说江东春水寒,到来且觅鉴湖船。鹤生嫩顶浮新紫,龙脱香髯带旧涎。玉割鲈鱼迎刃滑,香炊稻饭落匙圆。归期不待秋风起,漉酒调羹任我年。”[4]5039诗人用“嫩”“新”“滑”等字表现莼菜的鲜美,尤其颔联两句,读罢有不食莼羹而能知其味之感。再如《永嘉》:“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4]5050这首诗与杨蟠其他的自然山水诗有所不同,全诗主要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描写永嘉城,永嘉城四面山水环绕,城内水陆交错纵横,后两句又突出描写了当地赛龙舟的风俗活动,引得众多少女在楼上掀开帘子竞相观望,生动细腻地表现了温州当地特有的节日风俗和秀美绮丽的城市风光。这类风俗人情类诗歌在杨蟠的风物诗中比例较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诗歌清新冲淡、自然明快的特色。

二、美在次第展开:杨蟠风物诗的思想内涵

风物诗是杨蟠现存诗歌中数量最多的一种类型。这些描写自然山水、地方风貌、人文景观和名胜古迹的诗作集中体现了其诗歌的总体风格倾向和艺

术特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类诗歌思想内涵丰富,表现了诗人崇尚自然的心态、闲适恬淡的心境,以及忧国忧民的儒家仁者之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诗歌风貌和人格魅力。综合来看,杨蟠风物诗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崇尚自然,心境闲适

杨蟠的一些风物诗通过描写秀美的自然山水之景,用以表现自己崇尚自然的生活趣味和向往山水的人生态度,并流露出诗人悠然自得、淡然恬适的洒脱心境。如《江阴即事》一诗:“海上帆来何处客,烟中犬吠几人家。云寒雁影翻红照,水落鸥群占白沙。”[4]5041诗人把眼前之景全部包含在一首短短的七绝之中,诗歌中运用了大量的自然意象——“大海”“船帆”“人家”“大雁”“鸥群”,描写的空间景物由上而下自然转换,听觉与视觉相互融合,并将海上及空中之景描绘得清秀优美。尤其是“烟中犬吠几人家”一句,更表现了环境的静谧清幽,烘托出诗人淡然闲适的潇洒心境。再如《熙春园》一诗:“桃源未识恐微茫,每坐青杯惯日长。鱼鸟自同千里乐,风烟漫逐一城香。竹围月色来深院,花引春情过短墙。人世定知何处好,且勤诗酒惜年光。”[4]5051全诗以“桃源”二字领起,中间两联描绘鱼鸟同乐、竹影横斜的美好景色,展现了一幅和谐清幽的风景画。最后诗人借景抒情,抒发时光易逝的感慨,并勉励自己珍惜时光。全诗景色描写细致清新,在感慨悲叹之余仍流露出悠然的心境与恬淡的生活态度。杨蟠的风物诗中描摹自然景色的成分所占比例极大,但诗人并非单纯写景,而是将景与情自然融合,在景物的细致描摹中抒发情怀,流露自己的心境。上面所举两首诗都是写景抒情相融合的佳作,单从表面看,诗歌写景细致、意象丰富、色彩疏淡、自然朴拙,但舒缓的景物描写中蕴含了诗人无限的感情。这是杨蟠诗歌创作的一大特点。

(二)忧国忧民,仁者情怀

杨蟠的有些风物诗表现出自己对国家时政的关注和对黎民百姓的关怀,体现了其忧国忧民的政治理想和儒家正直官员的仁者之心。例如《朝宗门》一诗:“百尺楼高四望中,云深一雁度长空。人间砧杵催寒事,郭外箫笙逐土风。天带江山元自好,地流河汉忽相通。丹心直北看飞雪,往往随花入帝宫。”[4]5048首联写登楼所见,高楼矗立,尽览四周风景,由于楼高,所以抬眼望去显得云雾极其深重,长空万里一只孤雁穿梭其中,景象描写开阔壮观。颔联由首联的写景自然转为抒情,诗人由眼前的开阔的景象而联想到人间百姓的生活。颈联写朝宗门周围的环境,意象壮观,境界阔大。最后一联再次转入抒情,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和朝廷的一片忠心。全诗在景与情之间重复交换,由景入情,再由情入景,在景物描写与情感抒发的交叠回环中表露自己忧国忧民之情和儒家的仁者之心。此外,《平南谣》一诗更将这种情感的抒发推进了一层。其诗曰:“海南山似刀,溪恶如发弩。溪山毒烟中人骨,北有蛟蜃陆豺虎。蛮人徭贼行若飞,纵火劫民杀官府。溪中之水涨赤血,山头积尸变成土。经年斗战兵已穷,磔将屠城不可数。官家发军救死国,万里欢喜得时雨。诛擒凶党功德高,海水一清奏歌舞。山非无险,水非无阻,有地不城,城亦不武。将民赤肉致戈戟,口不能言心自苦。”[4]5039诗歌开篇重点描写海南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战争连年、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表现了诗人对国家时局的忧虑和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当地百姓的同情与怜悯。杨蟠的这类风物诗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地方官员对国家和百姓的悲悯之情,从中能看出他忧国忧民的仁者之心。

(三)融禅入诗,富含哲理

杨蟠的很多风物诗融入了禅意与禅思,富含生活哲理,表现了其向往自然山水的归隐理想。杨蟠崇尚自然,性喜山水,同时与当时著名的诗僧契嵩交往密切,且唱和频繁。契嵩为宋代高僧,诗风颇似老杜。杨蟠对其诗歌与人格倾慕不已,在与契嵩的唱和诗中赞其“千年犹可照吴邦”。由于与契嵩关系密切,且经常有诗艺的切磋,因此杨蟠的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也直接表现在其诗歌中。如《石桥》一诗:“金毫五百几龙尊,隐隐香山胜迹存。方广寺开无俗路,优昙花现有灵根。一峰突岸归天壁,双涧淙桥透石门。今日不将心洗净,更从何处觅真源。”[4]5046全诗融汇了大量佛语词汇,将“佛寺”“灵根”“真源”“俗路”等佛教词汇镶嵌入整首诗歌中,使全诗富有禅趣意味,表达了诗人探寻真理

的人生态度。这首诗将景、情、理巧妙结合在一起,在情感的自然抒发中议论说理,而不显枯燥突兀,达到了较高的诗歌艺术水平。除了诗歌中直接引用佛家词语,杨蟠还有许多歌咏佛教建筑的诗歌,如《辟支塔》《法安院》《甘露寺》等。这类诗歌淡化了写景的成分,不注重景物的刻画,也不注重对建筑本身的外观描写,而是突出表现诗人的禅心、佛性,富含禅趣与人生哲理。此外,杨蟠与诗僧契嵩的许多唱和诗也体现了这一思想特征,如《次韵和酬》(和契嵩《同公济冲晦宿灵隐夜晴》)、《次韵和酬》(和契嵩《喜公济冲晦见访》)等都是富含禅趣哲理的佳作。这类富含哲理的诗作同上面两类作品一样,均体现了诗人自然清幽、淡然闲适的心境。

三、美在创新与求变:杨蟠风物诗的艺术之美

从诗歌艺术层面来看,杨蟠现存的风物诗风格清新流畅、自然冲淡、崇尚质朴、鲜于用典,与北宋初年流行的绮靡浮艳的“西昆体”诗风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比。其诗歌创作在当时别具特色,可谓为沉闷许久的北宋初期诗坛吹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综合来看,杨蟠风物诗的艺术之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意象优美,意境高远

杨蟠的诗歌意象优美,景物刻画细致入微,意境高远雄阔而又不乏清新淡雅之作,同时能够将自然美与心境美完美交融。杨蟠的风物诗多即兴而作,所见所感皆可自然化入诗中,能将所见之景与所感之情巧妙地融合,在诗中达到了情与景的高度互融。其诗中意象多随手撷取于自然景物之中,黄鹂野鹿、山花飞鸟、春雨冬雪、寒猿唳鹤皆是诗人情感所寓托。同时,这些意象描写极为细致。如《松江》:“帆落帆开两渡头,洞庭木叶扰离愁。青山带日低平野,白浪随风过别洲。月静沙寒知雁宿,云深水暖羡鱼游。画桥隐隐横天汉,人度空中影倒流。”[4]5047首联在景物描写之中用拟人的修辞手法点明全诗的情感基调,中间两联描写刻画了大量意象,如青山、白浪、寒沙、游鱼等,优美别致、生动自然、动静结合,将诗人的离愁融入了这些意象之中,最后一联诗人并没有直抒胸臆,仍是借意象迂回婉转地表达离别的惆怅之情。整首诗在意象描绘之中完成抒情,把自然与心境融为一体。此外,杨蟠的一些风物诗善于营造雄阔高远的意境[5],于自然描摹之中稍带豪迈阔大之气。如《甘露寺》:“沧江万里对朱栏,白鸟群飞去复还。云捧楼台出天上,风飘钟磬落人间。银河倒泻分双月,锦水西来转几山。今古冥冥谁借问,且持玉爵破愁颜。”[4]5048全诗在写景上极为成功,诗一出手就直接用壮观阔大的意象勾勒出一幅雄阔的画面:沧海磅礴,群鸟飞还,一派开阔之景。同时,杨蟠的风物诗中也有一些自然清新之作。这类诗作与上述意境开阔雄浑之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共同构成了杨蟠诗歌独特的艺术风貌。如《翠微亭》:“飞盖出西郭,正当新雨晴。遥山已可数,水落更分明。”[6]诗人以清新明快的诗语描写了翠微亭及其周边优美的景色,突出了环境的自然清幽。又如《灵石山》“石冷云长挂,林寒鸟未栖。青松花自发,不使后人迷”[6],同样在平淡自然的景色描写中寄寓了诗人丰富的情怀。

(二)语言清新,诗味盎然

杨蟠诗歌语言清新明快,善用口语[5],往往去除晦涩的文字与赘典,于平淡自然的诗语中蕴含悠长的韵味。北宋初期,以杨亿等人为代表的“西昆体”大为流行,成为当时诗坛上独领风骚的诗歌流派。西昆体诗人推崇晚唐诗人李商隐,大多师法李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西昆体”诗作对仗工稳、用事深密、文字华美,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而杨蟠一反“西昆体”用典细密、绮靡浮艳的诗风,不着意追求诗歌技巧,鲜于用典,只是将所见之景、所抒之情用平淡自然的诗语表现出来,生动真切而又富有深远的韵味。如《慈云岭》“落日愁飞雨,云中一线明。西湖将尽处,忽见大江横。”[4]5045全诗短短二十字,诗人用口语将情、景、理统摄于其中,前两句近乎白描,看似平淡,实则奇崛,后两句更是奇崛异常,由前两句的清新之景而转入雄浑阔大之境,在看似平淡自然的语言中给人韵味悠远之感。再如《游仙潭留作》:“造化分丘壑,真仙昔此游。谁知一潭底,中有小瀛洲。”[6]诗人将游赏仙潭所见之景用自然平淡而又不失诗意的语言表现出来,通俗畅达,真实自然。此外,如《三姑潭》“瀑从千尺落,潭作五层流。更

欲攀云去,真源在上头”[6];《清心堂》“前后坐亭上,饮水皆自持。期间贤太守,谁复畏人知”[4]5048。这些都是诗语清新、自然精炼的佳作。

(三)情感饱满,归于平淡

杨蟠的风物诗情感表达富有张力而又不显浓烈,于自然冲淡的诗语中将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其诗以写景为主,多以眼前之景入诗,用灵巧的手法描写特定的场景,写得自然清新、富有趣味。同时,在写景的基础上把情感表现得富有力度但又不显得热烈,虽然在自然平淡之景的描写中把感情抒发得迂回婉转,但仍能达到淋漓尽致的抒情效果。如《澄江亭》:“万里松州对海门,苍亭缥缈出飞尘。东浮不碍三江下,北转无声百谷滨。月静秋纹收白縠,天横暮色变黄银。风流小谢千年外,解咏消愁更有人。”[4]5045诗歌前三联主要写诗人在澄江亭上的所见之景,把澄江亭及其周边优美的环境描写得自然而又雄阔,最后一联在前三联写景的基础上转入抒情言志,诗人即景而发,似乎把情感压抑在心中,但最后借谢朓以咏怀,表达了自己对小谢风流萧散的诗风人格的向往。杨蟠现存诗作中有三次提到谢客和谢朓,足见杨蟠对二人的崇仰。小谢诗歌追求的是一种清新流丽、圆润婉转之美。因此,其诗情思明净自然,意象清新明丽,语言明白晓畅,声韵流丽和谐。从诗风上看,杨蟠的诗歌风格与小谢诗风也有相似之处,接近其“圆美流转”的诗歌审美追求。

(四)议论言理,情理浑融

杨蟠的有些风物诗体现了宋诗议论言理的特征,但在诗中却能将情、景、理浑融一体。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理,这与唐诗的审美标准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正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所言:“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7]杨蟠的一些风物诗也体现了宋诗“思理”这一艺术特征。如《慈云岭》:“左右盼江湖,游人憩半途。山高步步上,何用叹崎岖。”[4]5040前两句写诗人登慈云岭的所见所闻:慈云岭挺拔陡峭,攀登较为艰难,游赏登山之人大多已疲累地休息在半途之中,并不时地抱怨叹息山高难攀。后两句由写景叙事转为议论说理,诗人勉励游人山再高也需要一步一步地耐心攀登上去,停在半路一味地抱怨山高陡峭,永远都不会登上山顶。诗作虽然写诗人登慈云岭所见所感,实则已转入议论说理,勉励告诫人们面对困难要有耐心,困难要一点一点克服,目标要一步一步实现,抒发了诗人乐观、旷达的胸怀。再如《登孤屿》:“把麾何所往,海上有名山。潮落鱼堪拾,云低雁可攀。当路谁知己,天应赐我闲。”[4]5050开篇诗人便表明心迹,表达了向往海上名山的愿望,中间两联描写海上之景,最后一联诗人展开议论,抒发知音难觅之感,并表明向往清闲悠然的生活。杨蟠的这一类风物诗大都先写景,而后转入议论说理,语言明白晓畅,说理意味深远,将情、景、理浑融一体,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五)格律严谨,对仗工稳

杨蟠的一些风物诗律体之作格律严谨,对仗工稳,且格调高逸。如《澄江门》:“独上高楼望海门,青山几点送归船。寒光淡淡浮红日,晓色冥冥散白烟。浦外落霞争倦烧,池中流水自鸣弦。扶栏下见蓬莱影,一半仙魂在月边。”[4]5045这首诗的格律形式为“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仄。”此诗仄起平收,格律谨严。全诗状景抒情,描绘了澄江门上所望之风景,情感抒发自然流畅,中间两联对仗工整,似乎又是一气呵成,不加雕琢,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诗歌技艺。又如《虎跑泉》:“天藏物启有灵根,玉乳银浆岂易分。净鉴当空寒自照,流珠落涧远先闻。润生冉冉双生雨,香出蒙蒙一井云。今日石鱼行酒地,次山重为勒铭文。”[4]5048这首诗的格律形式为“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此诗平起平收,也是对仗工整,诗律和谐的佳作。此外,杨蟠诗歌现存的一些残句,也体现了诗律严谨、对仗工整这一特征。如“动摇腊信随征使,勾引春情出苑墙”[4]5052,格律形式为“仄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三峡江声流笔下,六朝山影满樽前”[4]5052,格律形式为“平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这些格谨严、对仗工稳的写景之句清

新淡雅、葩藻流丽,并非脱口而出,而是诗人在艺术上着意追求的结果。杨蟠以敏捷灵巧的手法把诗句雕琢得工稳雅丽,显示了其高超的诗歌艺术水平。

四、结语

杨蟠与欧阳修、苏轼等人都交往甚密,在当时文坛上的诗名足以与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相抗衡。其诗歌创作为宋初诗风的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诗的发展。王安石在《与杨蟠推官书》中赞曰:“读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已。足下固尝得贤人者而师之,愿造请所闻焉。”[8]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杨蟠的诗作亦给予了高度赞赏:“苏梅久做黄泉客,我亦今为白发翁。卧读杨蟠一千首,岂渠秋月与春风。”[9]北宋中叶,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兴起,杨蟠极为推崇梅尧臣“诗穷而后工”的古淡奇峭以及苏舜钦诗的雄阔豪放。梅尧臣作诗追求苦硬,崇尚平淡的风格。苏舜钦性情豪迈慷慨,喜用粗狂激切、直抒胸臆的方式写诗,因此其诗风也豪放超绝。苏、梅二人同欧阳修都对革新宋初诗风做出了巨大贡献,实为宋调的开创者,为宋诗的继续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苏、梅二人同是开创宋调的重要诗人,但从杨蟠的诗歌创作及对当时诗坛的影响来看,欧阳修将其比作苏、梅绝非谬赞。杨蟠的诗歌虽多已散佚,但从现存的诗歌来看,其诗清新明快、自然冲淡、平中蕴奇、格调高逸,与当时流行的“西昆体”绮靡浮艳的创作风气大为不同。[6]并且,其诗作多达数千首,在当时便以诗歌创作雷贯文坛,对北宋初期“西昆”诗风给予了很大的冲击,与苏、梅一样,同为诗文革新运动的中坚力量。从其诗歌思想内涵来看,充溢着自然灵动的气息。杨蟠崇尚山水自然,向往清静的生活环境,为官数十载,清正廉洁,政绩斐然,深得民心,其诗中也多次流露出忧国忧民之感,体现了一位正直官员的仁者情怀。从现存的一百三十多首诗作来观照其诗歌的艺术特色,杨蟠诗歌语言清新冲淡,意象刻画细致,意境高远阔达而又不乏清新淡雅、格调高逸,且能将情、景、事、理完美浑融。整体来看,杨蟠诗作基本打破了当时“西昆体”创作风气的困囿,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当时绮靡浮艳、雕润密丽的诗歌创作创作风气,同苏、梅一道,为欧阳修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从诗艺来看,杨蟠的诗歌风貌与苏、梅二人仍有所不同。他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有意避免梅诗的过于古硬瘦劲,以及苏诗的过于粗狂激切,而是将诗歌归于雅化,使诗歌更富有意味和意趣,更多地体现了诗人的儒释合一的情怀,丰富了宋诗的内容和格调。但客观地看,杨蟠的诗歌创作亦有很大不足,其题材较为狭窄,几乎全部是描写山水景观、地方风貌的风物诗,并且没能开创出一种新的描写范式,同时他的诗作在总体上与苏、梅相比亦缺乏一种更为深邃的韵味。然而,从整体来看,虽然其诗歌创作存在不可避免的缺憾,但他所开辟的这种清新冲淡、自然明快的诗风,深刻影响了宋诗的发展方向。这种以平淡为美的诗歌美学追求,亦成为宋代诗人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这位开辟宋诗平淡之风,使宋诗获得独立地位的杰出诗人理应得到中肯的评价,应在文学史上获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3086.
[2]傅璇琮. 全宋诗[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陶琳. 北宋诗人杨蟠与杭州西湖[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3(1):74-76.
[4]傅璇琮. 全宋诗:第八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林晖. 宋代诗人杨蟠五题[J]. 台州学院学报,2012(5):5-9.
[6]林家骊,杨东睿. 杨蟠生平与诗歌考论[J]. 文学遗产,2006(6):131-134.
[7]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
[8]王安石. 王文公文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55.
[9]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北京:中国书店,1986:101.